<<破晓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:<<破晓>>

13位ISBN编号:9787530967140

10位ISBN编号:7530967142

出版时间:2012-4

出版时间:天津教育出版社

作者:布鲁克

页数:216

译者:李娟

版权说明: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<<破晓>>

内容概要

《破晓》:赫特兰德马场迎来一匹即将降生的小马驹,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,却因母马梅洛迪的意外受伤,而令小马驹的生命危在旦夕。

在艾米一家人正忙于照顾母马梅洛迪时,卢却告诉艾米,她一直在联系她们杳无音讯的父亲时,艾米惊呆了,在父亲抛妻弃女这么多年后,艾米会原谅他吗?

他们最终能见面吗?

小马驹的生命又将如何呢?

赫特兰德马场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地方,伤痛总会过去,未来是需要坚强面对的。

这些经历过伤痛的人们,和那些饱受摧残的马儿,相扶走过黑暗。

一次次救赎,同时也是人们的自我救赎……他们一起收获了,他们阔别已久的,叫做幸福的东西。

<<破晓>>

作者简介

罗兰·布鲁克,出生于英格兰,但大部分时光都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度过。

年少时的最大梦想是能拥有一个农场。

喜欢骑马,喜欢探索人类的复杂情感。

和丈夫共同育有一匹名叫"生龙活虎"的调皮的威尔士山小马驹及一匹年老的侏儒马塔尔卡。

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,先后创作出《马背上的女孩》和《栗山》两套系列丛书。

李娟,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,硕士研究生,翻译研究方向。

现居福州。

代表译作有尼古拉斯·斯帕克斯系列之《避风港》《瓶中信》《恋恋笔记本》;《"姐妹"兄弟》《我家买了座动物园》《我的温暖狗屋》《加勒比海盗前传:冲出地平线》《加菲猫奇遇记:怪物风波》。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十一月的寒风吹过训练场,艾米的浅棕色头发在风中狂舞,她却没有注意到。

她的全部精力都在一匹绕着她慢跑的黑色母马——吉普赛身上。

看到吉普赛开始放慢速度,艾米把卷起的绳子往这匹母马的臀部甩去。

&ldquo:继续!

"她催促道。

吉普赛喷了喷鼻息,再次往前冲去,它的马蹄重重踩在潮湿的沙地上,肌肉在它闪亮的皮毛下荡 起波纹。

艾米在训练场中央移动,让自己的肩膀和马平齐,聚精会神地看着它。

吉普赛在训练场上又跑了两圈,内耳轻轻抖了抖,耳尖似乎对准了艾米,接着,它把头和脖子垂向地面,嘴巴一张一合。

艾米识别出了这个信号,这匹母马在以自己的身体语言对她说它想合作。

艾米把绳子垂到身侧,不再与它对视,而是用肩膀侧对着它。

这时候她要显示她没有威胁,要邀请这匹母马和她联合。

吉普赛放缓脚步,接着停下了。

艾米等待着,长久的静默之后,她听到这匹母马朝她靠近,踩踏出沉重的马蹄声。

艾米屏住呼吸,吉普赛走到她身边,伸出了柔软的鼻口,触碰着艾米的肩膀。

联合的时刻到了!

艾米的心头涌过一阵喜悦,她慢慢转身,揉搓着吉普赛的额头。

联合是艾米从她的妈妈——玛丽恩那里学到的一种技巧。

通过马的语言与马交流,可以在人马之间建立起以信任和理解为基础的关系。

在玛丽恩为救助身心遭受伤害的马建立的避难所——赫特兰德马场里,联合是治疗的第一步。

五个月前,妈妈玛丽恩不幸遇难,在此之前,艾米的妈妈在所有送到赫特兰德马场的马身上都使用了 联合技巧。

这时,艾米远离吉普赛,在训练场上行走。

这匹母马一路跟随。

艾米走到哪里,它就跟到哪里。

艾米最终停了下来,转向正站在大门边观看的泰。

泰是赫特兰德马场的马厩伙计,今年十七岁。

&ldquo:嗨,你认为怎么样?

"艾米冲泰喊道,并把长绳夹到吉普赛的马笼头上。

"它表现不错。

"泰说着跨过大门,穿过训练场朝她走去,寒风吹乱了他的一头黑发。

&ldguo:它和刚来的时候大不一样了。

"他说着拍了拍这匹黑色的母马。

艾米点了点头。

五岁大的吉普赛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帕梅拉·:默里的花式骑术骑手。

这匹马是两个月前被送到赫特兰德马场的,当时它十分紧张,又不肯与人合作,还有个臭毛病,兴奋的时候就弓背跃起,做出一系列螺旋状的动作。

艾米和泰一起合作,用精油和花粉来缓解它的紧张,然后通过联合来鼓励它合作。

慢慢地, 吉普赛放松下来, 变得不再那么固执。

它已经连续三个星期没有再弓背跃起了,艾米每一次和它联合,过程似乎更快、更顺畅。

艾米看着吉普赛蹭泰的外套衣领。

&ldguo:你认为它做好了回帕梅拉身边的准备了吗?

" 泰绿色的眼眸中掠过一丝不赞成的神色。

"我说不准。

我知道它表现很好,但我还是不敢说它一定不会再弓背。

如果它的老毛病再复发,把它的主人扔下马背,那我们就只能回到起点,从头开始了。

" "你说得对, "艾米赞同道, "我也这么觉得。

&rdquo:她冲泰笑了,很高兴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。

自从艾米的妈妈在那场交通事故中丧生后,所有关于马的决定都是艾米和泰一起做出的。

他们一直相处融洽,除了那可怕的一段时间,艾米以为泰打算离开赫特兰德马场了。

艾米知道她欠泰很多。

如果没有泰,艾米怀疑赫特兰德马场还能不能继续下去。

他帮艾米一起治疗马,而艾米的外公——赫特兰德马场的农场主,则负责照看房子和土地,卢——艾米的姐姐,负责打理生意上的事。

"我今天会给帕梅拉打个电话,"泰说,"跟他解释一下,我们还要让吉普赛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。

"他打开大门,牵着这匹母马往马厩走去。

当他们经过后排牲口棚时,个子瘦高,金发蓝眼睛的本?

斯蒂尔曼——赫特兰德马场新来的马厩伙计,推着一个装满杂物的独轮手推车出现了,看到他们便停了下来。

"今天吉普赛怎么样?

" "很好,谢谢。

"艾米答道。

"这里的六间马厩我都打扫完了。

&rdauo;本简短地说。

"那里的四间,我也打扫完了。

&rdquo:他补充道,朝那排十二间马厩的牲口棚点了点头。

&ldquo:剩下的我来帮你吧。

"泰说。

"我也参加。

"艾米说。

只有本一个人在劳动,艾米感到有点儿歉疚,"我去安排好吉普赛就来。

" 这时,农舍的后门开了,卢走了出来。

"早餐准备好了!

&rdquo:她喊道。

艾米想起热腾腾的松饼、鸡蛋和火腿在房子里等着他们。

&ldquo:我们可以吃完早餐再来打扫马厩。

"她对泰和本快语道,她的肚子都开始咕咕叫了。

冬天的早上,外公总会为赫特兰德马场的每一个人准备一份丰盛的早餐。

"来吧, "艾米说, 牵着吉普赛往前走去, "我们进屋去吧。

" 泰走到她身边,本却依然站在推车旁。

艾米扭头朝他望去。

"你不来吗,本?

" "我想我还是不了。

"本说。

艾米吃惊地停住了脚步。

&Idquo;什么?

你不吃外公做的著名早餐了?

&rdquo: 本耸了耸肩。

"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,我去继续打扫马厩。

"他肯定是看到了艾米吃惊的神情,于是解释道,"老实说,我不介意,但是我真的不饿

"握住推车的把手,他继续穿过院子,往马粪堆走去。

"待会儿见。 &rdquo:他喊道。

艾米看着泰。

这不是本这周第一次拒绝休息了。

泰扬起了眉毛。

"你听到他说了, "他说, "如果他不愿意, 我们总不能强迫他。

" "但他这会儿工作太辛苦了。

"他们牵着吉普赛继续穿过院子时,艾米说。

&ldquo:我想我们不该同情他,&rdquo:泰冷冰冰地说,&ldquo:你想想他之前是什么德性。

&rdquo: 艾米想起本一个月前刚来到赫特兰德马场时的情形。

是他的姨妈丽莎?

斯蒂尔曼送他来的,丽莎经营了一家大型种马场,她认为送本到赫特兰德马场来培训对他有好处。 起初,他对赫特兰德马场使用的天然疗法持怀疑态度,并不真正用心。

然而,自从泰和艾米救了本最喜爱的马——食物中毒的瑞得后,他就开始很努力地学习。 这也努力过度了,艾米心想。

&ldquo:看样子他是真心想努力工作,来弥补他当初的怠慢。

&rdquo:她大声地说,打开了吉普赛的马厩门。

"至少这下活儿能干完了。

&rdauo:泰说。

"泰!

&rdquo:艾米嘴上虽不满,但她对泰的反应并不感到吃惊。

从本来到赫特兰德马场的第一天起,泰和本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很冷淡。

尽管本摆正态度后,情况有所好转,但艾米认为泰和本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把彼此当朋友。

艾米走出马厩,泰拴上了门闩,他们二人朝饱经风吹日晒的旧农舍走去。

他们踢掉靴子,走进了温暖的厨房。

刚出炉的新鲜咖啡和自家做的松饼的香气弥漫在空气里。

艾米和外公杰克?

巴特利特正站在炉边,翻动着平底锅里松软的炒蛋,他们走进来时,他抬头看了一眼,面容坚毅、饱 经风霜的脸拧成了一朵花。

"饿了吧?

&rdquo:他笑眯眯地问道。

"这还用问!

"艾米咧嘴笑道。

"需不需要我做什么?

"泰主动提出帮忙。

"不用了,坐下就好。

"外公答道。

一 卢正在往玻璃杯里倒橙汁,她金黄色的短发略微有点儿上翘,白皙的皮肤被厨房的热气蒸得有点 儿发红。

"本呢?

&rdquo:她问道。

"还在外面的院子里, "艾米答道, "他想继续工作。

" "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做。

"外公说,淡蓝色的眼眸中露出关切的神情。

他将平底锅从炉子上拿下来。

"卢,去叫他。

" "别,不要。

"艾米赶紧对姐姐说, "他说他不饿。

&rdquo:她知道本有多固执,一旦他下定决心,八匹马也拉不回头。

她有一种感觉,如果卢试图去劝说本,只会撞一鼻子灰。

卢不确定地看着外公。

他用一只手耙梳着稀疏的灰发。

"那好吧, "他说, "但下周末再不能找借口了。

" 艾米端起一盘火腿。

"这个可以端出去了吧?

"她岔开了话题。

外公点了点头,用铲子将一个鸡蛋铲进了一个浅口盘里。

"好吧,"他说,"大家都坐下,看样子可以开动啦。

" 半个小时后,餐桌中间的碗碟都被一扫而空,每个人的盘子都被刮得干干净净的。

艾米放下咖啡杯,满意地叹了口气。

"早餐太好吃了,外公。

"她说。

"是的,是您做得最好的一顿。

"泰深表赞同。

外公微笑道: &ldquo:你们喜欢, 我就很高兴。

" 这时,电话铃响了。

"我去接,"卢说着跳站起来,手往电话听筒伸去,"您好,赫特兰德马场,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?

&rdguo:她的声音听起来既轻快又简洁。

一阵静默,艾米看到姐姐的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。

《ldquo;我明白了,"卢说,她的声音听起来很严肃,"找不到其他人帮忙吗?

菲利普先生?

&rdquo: 艾米朝泰望去。

他扬起了眉毛。

听起来,电话那头的人需要帮忙救助一匹马。

&ldquo:好吧, &rdquo:卢继续道, &ldquo:您把电话告诉我吧, 我会尽快赶过去。

" "是谁?

"卢一放下话筒,艾米就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"一个叫雷?

菲利普的人。

"卢说,"他的妻子最近去世了,他想让我们去接管她饲养在威尔森山峰农场上的一匹怀孕的母马,他不太懂。

&rdquo: &ldquo:威尔森山峰?

那里很偏僻。

&rdquo:杰克说道。

卢点了点头。

"正因为这样,他才想让我们把那匹母马接过来,他不会接生。

&rdquo: &ldquo:我们当然要去接过来,&rdquo:艾米立即说,&ldquo:是不是,泰?

" 泰点了点头。

外公皱起了眉头。

"我们的马厩都满了吧。

" "嗯。

不过今天中午,查理的主人会过来把它接走,"泰解释道,"我们本打算联系等候名单上的下一位客户,但看样子,这匹母马更需要这间马厩。

&rdquo: 艾米再次转向姐姐。

"它怀孕几个月了?

" "十个月。

"卢答道。

"就是说它四周内就要生了,"泰计算了一下时间,看起来很担忧,"在它怀孕的最后阶段,长途跋涉不太好。

" "我想菲利普先生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

"卢说。

&ldquo:你能给他回个话吗,卢?

"艾米说道, "告诉他, 我们要立即接它过来。

" " 当然。

"卢说着拿起电话。

"问他这匹马叫什么名字,多高,是第几胎。

"卢按下号码时,艾米迅速补充道。

当卢再次跟雷?

菲利普说话时, 艾米心急如焚地等待着。

"怎么样?

"卢刚放下电话,艾米就问道。

"它叫梅洛迪,"卢看着她刚草草记下的笔记说,"七岁,十五点二手,赤褐栗色夸特马。

菲利普先生今天下午送它过来。

他答应在我们给它和小马驹重新安家前,所有医疗费和饲料费由他出。

" "我要通知本。

"艾米对泰说。

她跳站起来,抓起剩下的两个松饼,包进一个餐巾里。

"我把这个带给他。

" "需要人帮忙收拾吗?

"泰看了看脏兮兮的盘碟问道。

外公摇了摇头。

"谢谢,没关系的。

你们俩继续去干院子里的活儿吧。

" "我都等不及见到梅洛迪了, "艾米说, 她和泰穿上外套和靴子, 匆匆走到外面的寒风中, "还有她即将生产的小马驹。

"她的妈妈救过几匹怀孕的母马,但迄今为止,还没有一匹小马驹在赫特兰德马场出生过。

"将会多有意思啊, "她说, "你能想象那个小东西会有多可爱吗?

" 泰扫了她一眼。

"要记住,它一到年纪就要给它重新安家。

&rdquo:他警告道。

&Idquo:我知道。

&rdquo:艾米不耐烦地说。

这是赫特兰德马场的一条规定,所有能重新安家的马都要重新安家。

只有严格遵守这条规定才能去营救或治疗新的马。

但这会儿,艾米不想面对现实,她只想陶醉在一匹小马驹沐浴在春日的阳光下,绕着围场慢跑的美好 画面里。

泰看到她的表情, "噢, 不, 你会爱上它的, 对不对?

"他呻吟道。

艾米扬起眉毛。

"难道你不会?

" "我?

才不会呢!

"泰说。

艾米咧嘴笑了。

她太了解泰了,不会被他的话糊弄。

泰会像她一样喜欢新生的小马驹,说不定比她爱得更深!

这时,前排牲口棚其中的一间马厩门开了,本走了出来。

&ldguo: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

"艾米对泰说。

她匆匆走过去。

&ldquo:嗨!

"她喊道,伸出用餐巾包好的松饼,"带给你吃的。

" 本打开餐巾。

&Idquo;谢谢。

&rdquo:他感激地说。

"有个消息要告诉你。

"艾米急切地把梅洛迪的事告诉了他,"它午饭后就到,我们打算把它安置到查理的马厩里。

" "太好了, "本说着点了点头, "那我们得在梅洛迪进去之前,把马厩彻底打扫和消毒,水桶要固定在墙上,这样它生产的时候才不会打翻水桶。

也不能用干草兜,以防母马或幼崽被缠住。

&rdquo:他把松饼塞进口袋里,往院子里走去。

"你怎么知道这些的?

"艾米走到他身边,吃惊地问道。

本耸了耸宽大的肩膀。

"我在姨妈那里时,常有小马驹出生。

" 艾米想起丽莎?

斯蒂尔曼的种马场和那里军队般训练有素的马厩伙计,还有那现代化的马厩。

本的妈妈在和他的父亲痛苦地结束婚姻后,在本十二岁时,就把他送到那里生活了。

他们走到后排马厩。

"我去把马厩打扫干净。

&rdguo:本说。

艾米从墙壁上取下查理的马笼头。

"好的,我去把它刷洗下。

&rdquo:她说着拍了拍正在马厩门上往外张望的那匹名叫查理的帕洛米诺马。

艾米知道它回去后,她会想念它的。

查理被送到赫特兰德马场是为了治疗拖车恐惧症,和吉普赛一样,是代养马,它们的主人为了治好它们付了很高的价钱,这意味着,赫特兰德马场有能力去救助那些需要帮助及无家可归的马。

艾米在走廊里把查理系好,开始给它梳洗。

"你还带瑞得去参加两周内要举行的室内比赛吗?

"本把地上的麦秸叉到手推车里时,艾米问道。

"是的。

"本答道。

本一直都在为比赛勤奋练习,这是瑞得第一次参加高级别预赛。

六岁的瑞得这次的参赛名叫"好运",它极具天赋,艾米知道本梦想它有一天能成为国际赛马。

"你能来看吗?

"本问艾米, "比赛在下午举行。

如果你愿意来,可以坐我的拖车一起去。

" "我想去。

"艾米急切地说,但接着又想起她最好的朋友——苏拉娅?

马丁, &ldquo:如果车子能坐得下的话, 我保证苏拉娅也想一起去。

" " 当然坐得下,这样太好了。

"本点了点头。

艾米暗自窃笑。

苏拉娅觉得本很帅,她肯定乐意接受这份邀请。

"你妈妈呢?

"她问,艾米知道本的妈妈最初也打算来观看比赛,但接着又打电话说她不来了。

"她还是不打算来?

" 本朝马厩里望去,艾米看到他的脸绷紧着。

"自从她取消约定后,我们就再也没有通过电话。

"他简短地说。

艾米皱起了眉头。

"怎么会这样?

" " 我为什么要给打给她?

"本气恼地回答道, "她根本就不在乎我。

" "本!

"艾米喊道, "她是你妈妈, 她当然在乎你。

" "你错了,我妈妈关心的只是做一名野心勃勃的律师。

"本说,他的声音突然变得苦涩起来,"她一直都是这样。

我住在丽莎那里的时候,她总是太忙,无暇顾及我。

&rdguo: &ldguo:什么?

她从来没有来看过你?

"艾米吃惊地问道。

&ldquo:噢,起初她来过,"本说,&ldquo:但之后来的次数就越来越少。

"他摇了摇头, "我告诉过你, 她根本不在乎我。

" 艾米皱了皱眉,她不相信,本的姨妈跟她们讲过本的过去,从中看不出他的妈妈对事业比对他更上心。

"不会那么糟糕的。

"艾米反驳道。

本凝视她良久。

&ldquo:你怎么会知道是怎么样的,艾米?

你不会明白的。

"他猛转身,用短促、剧烈的动作往麦秸中叉。

艾米盯着他绷紧的后背,然后愤然转身,开始梳理查理的尾巴。

他怎么敢说我不懂,她气愤地想。

至少他妈妈还活着,没有抛弃他,至少没有完全抛弃。

不像我爸爸那样。

想起父亲,艾米不禁怒火中烧。

艾米的父亲是一名国际赛马选手,十二年前,他和他的赛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意外,这场事故结束了

他的赛马生涯。

他一时间无法面对现实,离开了玛丽恩,把艾米和卢都扔给她独自抚养。

她们自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。

艾米当时只有三岁。

但艾米显然忘记了妈妈死后,她和卢发现的一封来自英格兰的信,是她们的父亲写的。

五年前,他寄来这封信,恳求复合。

艾米不知道她的妈妈回复了没有,但这封信没有带来任何改变。

就在这时,本从马厩里走了出来。

&ldquo:听我说, &rdquo:他开口道, 尴尬地晃动着脚, &ldquo:对不起。

我没有权利对你那样大声嚷嚷,只不过那对我来说是个敏感的话题。

" 艾米看到本的眼神中有真心的歉意,于是怒火渐消。

"没……没关系,"她说。

"嘿,听我说,午饭后你想去骑马吗?

"她问道,突然很想和他和好如初,"桑旦斯需要锻炼,但我们一定要保证在两点钟之前回来,那时梅洛迪会到。

" "好的, "本感激地说, "就这么说定了。

" 外面的小路上寒风阵阵,但桑旦斯和瑞得似乎都不介意。

他们沿着通往柚木山的小路慢跑,葱郁的山坡在赫特兰德马场后面陡峭升起。

本似乎忘记了上午发生的激烈争论,这让艾米很开心。

本随意地聊着比赛和他给瑞得设定的远大计划。

他心情好的时候,跟他在一起还蛮有趣的,艾米想。

她只希望能让他高兴点。

他们正好赶在两点前回到了赫特兰德马场。

"噢,瞧,斯科特来了。

&rdquo:艾米看到兽医那辆破破烂烂的吉普车停在车道上说。

院子里没有看到斯科特的影子,艾米把桑旦斯送回马厩,走到房子里,看到斯科特正在厨房和卢 聊得火热。

"嘿,"斯科特扭头看到艾米,打了声招呼,"卢给我打过电话,说有匹母马要到。

我想,等它到后,我最好给它做个全身检查。

"他冲卢咧嘴笑了,"无论如何,想到这里来,这是最好的借口。

&rdquo: 卢的脸刷地红了,迅速朝水槽边走去。

看到她素来镇定的姐姐一时失态,艾米偷偷笑了。

卢和斯科特最近才开始约会。

"我想梅洛迪到了, "卢大声说, "我去找外公, 他在楼上。

" 艾米从厨房窗户往外望去,一辆旧拖车正往斯科特的吉普车旁边停靠。 她赶紧走出门外。

一个六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从小汽车里走出来,头发差不多掉光了,肩膀耷拉着。

艾米走过去打招呼: &ldquo:嗨, 我是艾米?

弗莱明。

" "雷?

菲利普, "男人慢吞吞地说, "我把这匹母马梅洛迪送来了。

" 他用淡淡的神情打量四周,双眼闪烁着心不在焉的光芒,好像有点儿魂不守舍。

这时,外公、卢和斯科特从房子里出来了。

"这位是菲利普先生。

&rdquo:艾米对外公说。

外公和他握了握手,迅速把其他两位做了介绍。

"谢谢你们同意接受梅洛迪, "雷?

菲利普说, "如果你们拒绝了,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, 情况有点儿紧急。

&rdquo:他望着杰克,眼神几近无助,&ldquo:您结婚了吗,巴特利特先生?

" 艾米看到外公下巴上的一块肌肉跳了跳。

"我妻子得了癌症,二十多年前就过世了。

&rdquo:他答道。

雷?

菲利普摇了摇头, "对不起。

" "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 " 外公静静地说, " 现在好多了。

" 雷?

菲利普盯着地面,好像陷入了沉思。

过了一会儿,卢清了清喉咙。

"我想我们该把梅洛迪牵出来。

"她打破了沉默。

"桑迪——我妻子—非常爱它,"雷?

菲利普说,他叹了口气,抬起头,"不知为何,我感到把梅洛迪送到这里是对她的背叛。

" "您所做的是正确的,也是您妻子盼望的,"卢柔声说,"我们会好好照顾它的,菲利普先生。

&rdquo: 拖车壁上传来烦躁不安的马蹄声,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

斯科特朝斜板走去。

"它在路上还好吗?

"他问道。

"偶尔踢两脚, "雷?

菲利普答道,&ldquo:它向来紧张,自从怀孕后更是如此。

桑迪和我独自生活,梅洛迪一直住在我们的农场。

" "好的, "斯科特开始解斜板上的插销, "我们放它出来。

" 泰和本从院子里走来。

"我来帮你。

"泰主动提出,匆匆走过来帮助斯科特。

"您想让我替您把它牵出来吗?

"艾米问雷?

菲利普。

他迟疑了一会儿才回答道:"我不知道,我想最好还是我来,我说不准它对走进拖车里的陌生人会做出什么反应。

"他从侧门走进车厢里。

一声吃惊的闷哼传来,接着是马蹄朝一边躲闪的窸窣声。

&ldquo:放松。

"艾米听到菲利普用紧张的声音说。

艾米走到门边,谨慎地朝里张望。

她只能看到一个抬得高高的栗色脑袋,惊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,耳朵警惕地竖起。

"没关系。

&rdquo:她情不自禁地小声说,走近了。

这匹受惊的马好像没有听到她的话,浑身发抖。

"好吧,我们把斜板放下来,"斯科特喊道,"只要好生稳妥地把它牵出来就行了,菲利普先生。

" 梅洛迪突然向后闪。

雷?

<<破晓>>

菲利普吃惊地大喊一声,绳子从他的手里脱落了。

"小心!

"艾米惊慌地喊道,"它逃脱了!

" 丢下斜板,斯科特和泰刚好来得及闪开,没有被从拖车上倒冲出来的马撞翻。

斜板的表面又旧又破,梅洛迪的一条后腿突然滑了一下。

随着一声犀利的嘶鸣,它转过身来,看到它惊恐的眼白,艾米朝悬空的缰绳冲去,但她动作不够快, 这匹母马转过身来,径直朝本跑去,它怀孕的大肚子吊在身下晃荡。

"抓住它,本!

&rdquo:斯科特喊道。

本一个俯冲去抓绳子,但这匹母马躲过了他的手,他跌倒在地,抓了个空。

梅洛迪恐惧地闷哼了一声,从他的身边逃开了。

泰已经跑去挡住了车道,但这匹母马并没有朝车道跑去,她在盲目的慌乱中径直朝附近的围场栅栏跑去。 去。

艾米看到她的脚步拉长了,突然意识到梅洛迪想试图跳越栅栏。

"不!

"她恐惧地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这匹母马大腹便便,身子笨重,它不可能跳得过去。

艾米跑起来,但太迟了。

她惊恐万状地看到,就在那一刻,梅洛迪已经鼓足力气,起跳了。

一瞬间,艾米觉得它能跳过去,但它怀孕的笨重身体把它往下拽,它没有跳过那个高度,却跌在了上面的横杠上。

一声爆裂,横杠断了。

随着一声令人惊骇的巨响,梅洛迪笨拙地跌落在地上。

艾米用尽全力跑过去。

当她接近这匹母马时,她的恐惧得到了证实,她看到断裂的锯齿状横杠深深刺进了这匹马的腹侧。 ……

<<破晓>>

编辑推荐

《马背上的女孩》——一本温情的爱之书,居住在赫特兰德马场的人们,他们倾听马儿的心声,用尊重和理解对待每一匹被送到那里的马,抚慰它们受伤的心灵。

他们愿意帮助每一匹马,也乐意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人。

无论遇到怎样的危机,他们总是愿意相信,赫特兰德马场终会有奇迹降临。

当然,他们也会遭受许多始料未及的伤痛,他们也会有分歧和争吵,有误会和不解。

毕竟,人生总有一些伤痛,躲不开,避不了,那就勇敢面对吧!

毕竟,只有经历过这些,我们才真正懂得坚强。

苦难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全部,爱才是生命永恒的主题。

当你真正开始读这本书的每一部时,你就知道,它能够交给你许多,关于爱、坚强和勇气,关于救赎、伤痛和成长。

<<破晓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